



經子翼註

十

口 13
1600
10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17 號

第 10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1600
卷 10



莊子翼卷之十

漁父第三十二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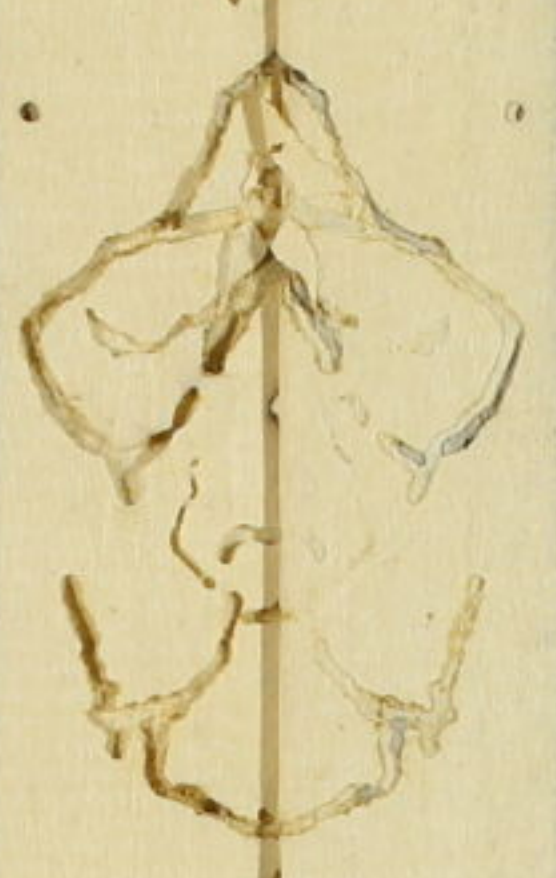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華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浴之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度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



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太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

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夫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於僞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
 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犁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
 皆怪夫子笑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
 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
 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
 者萬物之所由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

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榆袂揮袂也。齊民猶言民春秋後倫輒觀不

及等也。而容也。適者善。惡皆容。類說謂道也。

郭註 此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大孔

通無不嘍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王倫國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 孔子體性神以遊世。俗則宜有漁父之譏哉。

言於世父。明孔子之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孰肯以物為棄。其道之真。以治身。宿餘士。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人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子。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
 頓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
 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持而本十一作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沈若
 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感已即達道故也譽讀曰

漿謀問也貴老謂重御寇過於老人也整亂也多餘
 之贏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保附也敦豎也寬
 者通客之人也出異猶言表異也無謂也者
 非道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解則外
 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
 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整患言以美形動物
 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
 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仁平
 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
 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
 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且過此以下
 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呂註

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
 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
 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鎮人心使
 輕貴老而重己則盡其慮而自驗也整同齋在感而

後應虛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
藏用不密感疎則搖而本性養心之神之大患故以
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辨
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
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
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江適

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
復歸於明曾何光耀之外寧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便碎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將水
人之權輕利薄者外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
也言所患衆至也以五樂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
也處已謂不遺形也此而而立辨於物也敦杖感之
乎願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履蹠是則未
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不至於上德之
不德可知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
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
汝者有間矣感像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

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
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指汝精日與戶外之履者相與
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拙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俱淪於人運之患故若吾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
為至言之發藥哉若吾者同之乎迷塗塗物
與我無成也故曰莫究莫悟何相熟也

循本

內誠不假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泯於
無迹外可問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也整猶醜
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保
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忠驗城保高
祖義同敦音頤暨也感之乎願以殺挂頤而皮肉皴
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眾之驗必
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
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
小言者又為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
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取其為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袁氏之地

祗支

三年而緩為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入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謂緩也或作壞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墓已化秋柏之實

郭註

呻吟吟味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父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

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歎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十莊五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呂註

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之天則父子兄弟不其身為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

亦天而已謂其弟為而子自謂已之天為良則忘其
 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為柏賞
 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
 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
 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為己有而至於
 相粹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
 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
 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德者乎有知則適天適天倍
 情則不免於復是以
 古者謂之適夫之刑

循本

呻吟語讀也祇三年只二十年而儒業成也河潤
 力里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

闔蓋也蓋胡皆何也諱聶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責而
 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成已為墓上
 檟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報其所不能為者緩
 乃責報於所為之專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
 緩恃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粹也

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粹是知天也今世人
 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
 不可知而況有德之人乎有德之人一切付之
 之自終矣古者謂緩之徒為適逃天理之刑

通義

闔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
 黨弟以致我父乎十年

宿怨其為儒可知矣

陸德明

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
 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為功而怨其父不

知釋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妄其所不妄眾人安其所不妄不
 安其所安

郭註

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
 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眾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

此數語足上山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郭註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

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

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註

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呂註

兵莫憚乎志鎮錙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此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新傳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迷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筆乘

兵非戈矛之謂喜怒哀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上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竿牘竹簡爲書相問遺也

郭註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也於小發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散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爲知所得者細任性太寧而至也

呂註

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散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上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上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道物太上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鄉亦失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爲可悲也

循本

太上形虛與尋常言太上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上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

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策也

循本

搗項者項枯搗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痊亦癰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空汝與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貞楨通詩云維周之桀猶云棟梁也

郭註

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節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詞以支為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也子願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六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格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訕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

其分者也

呂註

易以真為事之幹天下之動真夫一者也唯忘備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鵠之不自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各實敵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無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空汝與抑子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真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輿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

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佳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循本 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願猶願指誤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齒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適宵人是也此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實別也

新傳 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鼓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窈兮無為而復歸於朴豈為輔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見今用於魯而為輔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

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為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慎作猥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早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醉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

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

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

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猥與達反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爾其所

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太

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鞅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

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太命者隨達小命

者遭

郭註

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詩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

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
 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
 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優
 快不能俯執者也困良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
 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
 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
 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儂然大
 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氓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
 節上住
 乃悟也

呂註

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太小有如此者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
 眼知識是而欺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
 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
 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此其所不
 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
 自強故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

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
 生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
 所知出於無知而未始無知能之而已命者造物所
 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太命者隨之而不失知窮達
 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
 命者遭之而不避也

循本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
 俗之人車上舞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
 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
 以齋命自驕孰執誰能如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
 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
 好而皆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為
 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則賢亦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個
 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個
 俠者偃仰自在困良不若人者困抑良怯自處於不
 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以
 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怨怨仁義

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愧備自在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感形惟能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

窮有入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

筆乘

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敗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

見焉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鑿粉夫也緯蕭也蕭荻蒿也鍛搥碎之也

驪龍黑龍也

郭註

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呂註 世之冒險探嘗以邀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

人亦不亦

口義 驕穉者驕矜而侈視人也緯蕭織蘆為箔也得珠遇龍雖險人乏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

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得乎

郭註 樂生者畏犧而避聘觸體聞生而曠感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註 莊子入於不處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以蹈利故

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外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

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微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其功外也。

呂註 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一焉，以為體則其生也。患焉為螻蟻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至之，於以微之則微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微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微之，則其微也不微，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逝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微也，故以微之則微。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微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管見總論

直以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履滿，不能使人無休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歎化為秋柏，道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致於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戒痔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微用而不肯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名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下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未結以莊子歎示勾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以世眼覩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華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作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下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闢太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極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 為其所看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
 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
 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
 凡此四名一人耳耳所自皆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
 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
 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

名也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
 敷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
 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
 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
 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
 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
 統百姓之太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
 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
 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
 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太體者
 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
 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
 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 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
 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
 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
 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二者神明

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
 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
 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
 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
 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
 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
 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
 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適以此
 而巳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未
 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
 道術其太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
 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
 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
 道志至春秋以道各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
 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
 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

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
 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備
 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
 折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
 所欲為道術裂矣

循本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總說天人神人
 至人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

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一討分曉也相
 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
 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
 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
 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
 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
 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
 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
 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猶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外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賈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歿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歿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栒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大循一作大順，非樂節用，墨子篇名，橐栒一作橐，九聚也。所治非一，故曰雜。跣，履同。木曰跣，麻曰躡。躡，鞋下藉也。巨子，墨道成者。猶云碩儒。

郭註 勤儉則瘁，故不暱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太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鬪，今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鬪為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為是，則欲含萬物皆同乎已。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

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哉無潤也不可為聖人之
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則天
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
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
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也非
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其所見則所在無通故
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者能辯其所是成其
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
後廢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
於逆物而陽性故為亂之上任眾適性上也今墨反
之故為治之平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
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吝所以為真好也
才上也夫非
有德者也

呂註

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
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天道所以
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

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
不異皆為之大過已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
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歿不哭先主毀古禮樂儉
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沈愛兼
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其苦而為之以紓失之
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
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
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於是而墨子為之
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
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此所謂備世
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
是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學者自
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
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後世也不靡於萬物
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
之急備其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

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為之太過所以繩墨自衡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為非樂言所作為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與先王同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蔽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素枲以盛衣食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如糾糾雜者糾令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跛躄為服服事也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謂五侯九伯也不作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揮其黨之巨者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真天下之好好為治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脈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淡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

伎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有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屬令厚以活民為急也救關寢兵所謂師調也雖天下不取強聯而不舍師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信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

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而則以為

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安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師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悔不辱至強恥不捨此所謂調師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循本

曰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本作冠象之故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師者說也舊本作日倘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期人立此心以為之主也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饑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日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其學有

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釋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

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推拾拾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反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間然惡可而言
 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人不聚觀作不見觀

郭註 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
 則不偏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
 泠沃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
 又隣傷焉譏諛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
 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
 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推拍故未與合不能知是
 之與非放之與後睨自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
 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
 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理故愚
 知處空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

爲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
 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
 若土塊非成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爲詭
 怪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
 以爲首也窳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
 望也斲斷無圭角也躋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
 道所以爲不知道槩嘗有聞言不至也

呂註 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
 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
 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
 大地大道大而有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
 可選則不偏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
 慎到弃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
 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二子以道爲
 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及撻吾心也慎
 到之所以爲道理以爲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登

傷物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謏蹠不定縱脫無行而莽天下之賢聖所以存知去已也推拍既斷連下三句則泠泠於物之謂推拍鍊治之既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莽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氣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既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推拍既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鈞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

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徒舉離於天下至於不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情也

循本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

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倫以之為教則有不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鄒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譏忍恥也默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也推以拍之既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廢隆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却相與笑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詩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

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聞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鼠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悚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入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已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章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

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始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贊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與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

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牧矣一與言為一有所謂一則非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權拍斡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唯靜而不言辱謝而歸振谿輪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入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已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

大哉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
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莫曰古之博六
真人九

循本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
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傷

削於人也

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歿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抃無傷
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稠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
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
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瑋奇特
也連抃宛轉貌與
物相從不違也

郭註 無形無常隨物也歿與生與在化也何之何適
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

不忿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非語
 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厄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
 萬物之性命也不謹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
 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
 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
 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洋然禹拜
 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成與則未
 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成以為天地並與
 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
 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
 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
 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簡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
 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厄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
 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語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
 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

猶疎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瓌璋而
 連珠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狝則有定休然不可得而
 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詭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
 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
 與外成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天以天
 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三聖
 不竭解物也其來不竭謂形不待脫而後解芒味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界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運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執之
 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
 毛雞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天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櫪且取其
 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日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何人焉日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惠施不辨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
 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陰
 禍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力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註

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
得已也而施之且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
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安其以天地為壯存
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
其辯以反入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
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
其塗隩謂非不通四關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
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項之
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蠅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
多皆道也一為不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值

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知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
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
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
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
末以與物競奚異於鴛鴦以聲而形與影
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

施之辯能反入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雖三足
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
或辯其上下天與地星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
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
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
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持此
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此古人所不為故不曰
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
終於逐物喪其本真也

循本

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別所謂方術也其
不中於理此一付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

可積也其大于一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後而積之
 其大可致于千里方曉者日異可曉而視之也天地
 澤日之中易物之生或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
 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
 北方者不知南方地里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
 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已來可也
 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
 為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况愛辭物則
 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
 語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
 者意也是為三足卵本侯國而稱為王是有天下之
 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大為羊則人必呼為
 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
 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
 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能
 之彼註云鈞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鬚
 與尾類火蒸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
 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漲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與

其輪欲其後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自有其所故則
 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
 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
 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為圓
 鑿非圓柄而柄自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
 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欬失雖疾然不發之則
 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失狗犬
 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
 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彼自黃
 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二駒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
 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為黑駒
 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為長也今
 日用其半明白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
 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
 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安
 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
 方終言無術則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
 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墮迂曲也言施所由之弊

迂曲不正也。不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宰籠萬物，以為能也。莊子之說，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洪邁 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于無窮可也。

筆乘 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詭魏主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茫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悅懽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外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

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雙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陸德明 子玄之詳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子之旨矣。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同褒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上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法，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實，辯而致無虛唱，然其文錫覽其趣，難窺其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法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梁總論 道休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譬，奇偶相生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短天下之枉，而曲當公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或於

下之枉，而曲當公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或於

荒二帝非無政也而猶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
 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也
 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
 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
 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于百年而
 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
 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
 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鈞
 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
 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是無為復朴以絕
 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
 解弊故曼衍而無定謂莊語不足喻俗故流唐而
 無崖其言好尊老而卑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卒則仲
 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真人猶
 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謂道而上遂惠子之
 書得吾之末末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
 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
 莊子卒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十終

